

尚书引义



尙書引義卷四

船山遺書八

衡陽王夫之譏

秦誓上

道之大原惟天萬物之大原惟天地天下之大原惟君人
之大原惟父母繇一而向萬本大而末小本大而一者理
之一也末小而萬者分之殊也理惟其一道之所以統於
同分惟其殊人之所以必珍其獨故父母者人道之大也
以大統小而同者疏故天地父母萬物而人不得以天爲
父以地爲母道無爲天地有爲物生於有不生於無故道
不任父母萬物而天地父母萬物子法父母故人法天地

而道不可法有行於無無不行於有故人宏道而天地不資道以宏天地無心元后有心無心無擇有心有擇故天地父母萬物而元后不任爲萬物父母而惟作民父母天地無作而父母之道固在元后不作而父母之道曠矣元后非施生而父施母生故父母配天地之施生而元后必待作而後均於父母與物同者疏獨民有者親則天地疏而元后親有施者親無施者疏則天地親而元后疏親疏之殺效法率行之別大小之異本末之差分之殊也天地元后父母其道均也理之一也理一而分殊此之謂也道不任父母萬物而天地任之故周易竝建乾坤以統六十

有二之變不推於自然之理而本於有爲之健順元后能
以其不施生者作而贊天地父母之施生而後可以繼天
地以均於父母故人無易天地易父母而有可易之君天
地率繇於一陰一陽之道以生萬物父母率行於一陰一
陽之道以生子故孝子事父母如天地而帝王以其親配
上帝元后效法天地以父母民故忠臣稱天以誅君而戴
之以死生以小承大而德無不充故太極之成男成女者
第四
圖父母之施生也而與太極絜其大以大統小而道漸
以分故太極之二殊五實囿於太極之中而不可伉也反
其所自生而親始之謂仁秩其所以生而類別之謂義仁

之至義之盡以極天下之道盡於此矣昧於其漸降漸分
源流親疏之序而凌躐以追求其本乃爲之說曰萬物之
生生於一也萬物之生生於道也一也者未有殊而未有
實也道也者非有心而非有爲也無實之謂幻生無殊之
謂歸一無心之謂不可思議無爲之謂聽其自己則將於
其率行者而效法之則將於其效法者而率行之顛倒採
亂枵然自大而後元后不足以紀之父母不足以有之室
其必惻必隱之心則不仁亂其類聚羣分之理則不義仁
義充塞而人禽之畛破矣夫道也者路也人率路以行路
不足以有行也天地者實也虛不可分而實可分也雖有

甚辯之口其能易吾言哉天地之生物求擬其似惟父母而已子未生而父母不羸子生而父母不損然則先儒之以汞傾地而皆圓爲擬者誤矣析大汞之圓爲小汞之圓而大汞損也子非損父母者也子生於父母而實有其子物生於天地而實有其物然則先儒之以月落萬川爲擬者誤矣川月非真離月之影而川固無月也以川月爲子以月爲父母則子者父母之幻影也子固非幻有者也是天地不仁芻狗萬物之議也以小汞爲子大汞爲父母則天地父母無自立之體而分合一因於偶然將思成無父母對越無上帝是海漚起滅之說也何居乎爲君子儒而

蒙釋老之說邪是其爲言也將使爲君父者土苴其臣子
爲臣子者叛棄其君親而莫之恤何也生於無爲之道則
惟無生有而有者必非我之自生非我之自生強而合之
不親矣而背棄之惡不恤矣道無爲而生民物則惟無也
而後可以爲父母而有者不足以爲父母不足以爲父母
強欲有功誠贅疣矣而土苴之惡不恤矣及其下流則將
視臣弑君子弑父者亦與戮囚隸殺芻豢均也何也道固
無擇生均則殺均也則將視逐殺無過之子炮烙無辜之
民亦與薙草伐木均也何也道本無功恩不任恩怨不任
怨也是孔子之釣弋罪等於商臣宋萬而帝王之彰善癉

惡曾不如立視其死之收人矣嗚呼吾知其有大欲存焉
天地所健行无疆以成之者彼直欲敗之也父母所恩斯
勤斯以鬻之者彼直欲死之也欲敗之故成不以爲德欲
死之故生不以爲恩夫欲其速敗而疾死則亦何難哉紂
衣寶玉以自焚而萬緣畢矣若此者惻隱之心蕩而羞惡
之心亦亡也羞惡之心亡故枵然自大以爲父母不足以
子我天地不足以人我我之有生自無始以來而有之矣
無始者無爲無心而我生矣無爲無心而人生矣無爲無
心而物生矣故曰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共命眾生之
生於道一眞之法界也區生而失其大乃有分段之生死

萬未歸一如大汞之小而未合川水之圓月影而非卽月也於是立一無實之法欲以合月影於天聚已散之汞於一而枵然自侈曰萬法歸一一更無歸而西江吸盡矣甚矣其愚也夫道也者路也路一成而萬里千岐合并具現於一日極天下之敏疾未有能效法之者不揣其必不能效法而棄其所可率行安忍自放貪大無厭舍所能而規所不能已終於不能而徒欲速敗而速死以戕物而自戕均於紂之迷以速亡猶且枵然自大曰吾業已與道爲一矣是猶雲迷月影而曰水月之上合於天也羞惡之心猶有存焉者乎夫君子擬之而言議之而動惇羞惡之實循

惻隱之發知道之不任乎生知生之率行乎道知天地以
有爲生萬物知父母以有施生子知元后以有所作而贊
施生者配天地而爲父母故以有爲之德業配天地而以
有心之忠孝報君親斷其相統者爲尊則君尊於父斷其
承天以施生者爲親則父母親於君斷自天地始而無先
於天地生天地之道則在天者卽爲道以謹於法天順其
理循其分終身繇之爲不遠之則聰明亶而繼天立極冒
天下之道而皆實泰誓之言盡之矣

泰誓中

尊無與尙道弗能踰人不得違者惟天而已曰天視自我

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舉天而屬之民其重民也至矣雖然
言民而繫之天其用民也尤慎矣善讀書者釋其言而展
轉反側以繹之道乃盡古人之辭乃以無疵言之無疵者
用之一時而業以崇進之百世而道以建大公於天下而
上下前後左右皆一矩絜之而得其平徵天於民用民以
天夫然後大公以協於均平而持衡者慎也故可推廣而
言之曰天視聽自我民視聽以極乎道之所察固可推本而
言之曰民視聽自天視聽以定乎理之所存之二說者其
歸一也而用之者不一展轉以繹之道存乎其間矣繇乎
人之不知重民者則卽民以見天而莫畏匪民矣繇乎人

之不能審於民者則援天以觀民而民之情僞不可不深知而慎用之矣蓋天顯於民而民必依天以立命合天人於一理天者理而已矣有目而能視有耳而能聽孰使之能然天之理也有視聽而有聰明有聰明而有好惡有好惡而有德怨情所必逮事所必興矣莫不有理存焉故民之德怨理所察也謹所惡以亶聰明者所必察也舍民而言天於是而合於符瑞圖讖以徼幸假於時日卜筮以誣民於是而抑有傲以從康者矯之曰天命不足畏也兩者爭辯而要以拂民之情乃舍天而言民於是而有藥室之道謀於是而有違道之干譽於是而抑有偏聽以釀亂者

矯之曰人言不足恤也兩者爭辯而要以逆天之則夫重
民以天而昭其視聽爲天之所察曰匹夫匹婦之德怨天
之賞罰也俾爲人上者之知所畏也古之人已兢兢乎其
言之矣若夫用民而必慎之者何也民之重重以天也匹
夫匹婦之德怨爲奉天以行好惡之準而敢易言之乎唐
虞之於變時雖成周之徧爲爾德今不知其風化之何如
也意者民之視聽審好惡貞聰明著德怨清爲奉天者所
可循以罔愆乎然而古之聖人亦未嘗以無心而任物無
擇而固執也垂及後世教衰風替固難言之矣司馬溫公
入覲而攤輿緣屋以爭一見矣李綱陷天子於孤城以就

俘而謹呼者亦數萬人矣董卓掠子女殺丁壯而民樂其然臍矣子產定田疇教子弟而民亦歌欲殺矣故曰教已衰風已替而固難言之也舜之戒禹曰無稽之言勿聽民之視聽非能有所稽者也盤庚之誥曰而胥動以浮言民之視聽一動而浮游不已者也然唐虞三代之民固已難言之而況後世乎且夫視而能見聽而能聞非人之能有之也天也天有顯道顯之於聲色而視聽麗焉天有神化神以爲化人秉爲靈而聰明啟焉然而天之道廣矣天之神萬化無私矣故凡有色者皆以發人之視凡有聲者皆以入人之聽凡有目者皆載可視之靈凡有耳者皆載可

聽之靈民特其秀者而固與爲緣也聖人體其化裁成其
聲色以盡民之性君子凝其神審其聲色以立民之則而
萬有不齊之民未得與焉於是不度之聲不正之色物變
雜生以搖動其耳目而移易其初秉之靈於是眈眈之視
憤憤之聽物氣之薰蒸漸漬其耳目而遺忘其固有之精
則雖民也而化於物矣夫物之視聽亦未嘗非天之察也
而固非民之天也非民之天則視眩而聽熒曹好而黨惡
忘大德思小怨一夫倡之萬人和之不崇朝而喧闐流沔
溢於四海旦喜夕怒莫能詰其所終若此者非奉天以觀
民孰與定其權衡而可惟流風之披靡以詭隨哉故曰天

視聽自民視聽而不可忽也民視聽抑必自天視聽而不可不慎也今夫天徹乎古今而一也其運也密而無紆然之變也其化也漸而無猝然之興也穆然以感而無熒然之發而不可收也然則審民之視聽以貞己之從違者亦準諸此而已矣一旦之嚮背驚之如不及已而釋然其鮮味矣一方之風尙趨之如恐後徙其地而漠然其已忘矣一事之愉快傳之而爭相歆羨旋受其害而固不暇謀矣教之衰風之替民之視聽如此者甚夥也故酷吏之誅鋤細人之沽惠姦人之流涕辨士之立談以及乎佛老生死苦樂之猥言視之而目不給於觀感聽之而耳不厭於稱

說亦民情也而固非天所予也抱幽獨之孤志持靜正之風裁慮遠而妨小利執古而矯積風以及乎君子高堅中道之至教視之而不愜於目聽之而不辨於耳亦民情也而固非天所奪也惟夫如紂者朋凶播惡積之已深而毒民也亟民之視聽允合乎上帝之鑒觀則順民以致討而應乎天然且文王侯之終身武王侯之十三年之後不敢以一時喧騰之詛呪一方流離之情形順徇其耳目徐而察之獨夫之定論果出於至公然後決言之曰此民之視聽卽天之視聽所察也上帝臨女可勿貳爾心矣雖然武王於此重言民而猶有所未慎也旣曰民之視聽卽天矣